

於中國的，我們難免感到一種厭惡，尤其是在他要逆輸入到中國來的時候。最近有日本相法大家川西什麼龍子大吹大擂地來到北京，敬謁各要人，恭相諸貴面，這就是一例。本來在這個資本主義時代，設法弄錢，騙人度日，或者是可容許的不得已的事，所以我對於醫卜星相等江湖術士的職業並不想怎麼攻擊，反正這是在此刻不會消滅的。但是提倡却也是絕對地不必。日本承受了中國古代文化，把壞影響也就一齊接收了去，醫卜星同樣地發達，原是無足怪的，現在發達到中國來了，多謝日本人報恩的厚意。我要告訴日本人一聲，這種把戲中國多得很，就是恭維軍閥，「挑剔風潮」中國的術士也會來得，不勞你們費心遠迢迢地派遣前來：爲保全貴國文化的名譽起見，這一類的逆輸入千萬請留意停止，拜託拜託。

蘇曼殊及其友人

柳無忌

(7) 上海國學保存會時代的朋友

語絲

第一百三十二期

黃晦聞——陳佩忍

諸貞壯——鄧秋枚

蔡哲夫

曼殊在民國紀元前五年秋天，曾到上海，住在國學保存會的藏書樓內。和他同住的，有黃晦聞，陳佩忍，諸貞壯，鄧秋枚四人。

晦聞名節，廣東順德人，有贈曼殊詩甚多，散見燕子龕隨筆，太平洋報，南社叢刻及甲寅雜誌。隨筆中一則有云：「晦聞見寄七律一章，溫柔敦厚，可與山谷詩並讀。……後一年，余經廣州，留廣雅書院，一醉而去。抵日本，居士復追贈一律……居士有兼葭樓，余作「風絮美人圖」寄之。」此圖現藏晦聞廣東家中。他覆柳無忌信曾講：「敝藏其所饋贈之畫。（風絮美人），未携置北上，當函至粵中檢寄；但恐舍間遷徙靡常，或不易尋出耳。」此外曼殊尚有寄晦聞一絕，見詩集中。又

有畫跋一則，云：『晦聞居士客余於藏書樓，寒風蕭瑟，露葉打肩，居士命畫作此。質之居士，得毋有夕陽無限好之感耶？』曼殊死後，晦聞有戊午六月江干視曼殊殯一詩憑弔，詩云：『一棺江舍未經時，冒暑來尋或有知。已負死生元伯語（曼殊歿前三日，屬高君劍父致書告余，言將不起。），所哀塵露步兵詩。尺書病革猶相問，晚歲樓居不可期！（十年前與曼殊同居江上藏書樓數月。）賸有茫茫憂患意，亂蟬斜照共銜悲。』註中所講的江上藏書樓，即是國學保存會的藏書樓。

陳佩忍名去病，號巢南，江蘇吳江人，在曼殊信札中時有提及。佩忍贈曼殊詩極多，散見南社及浩歌堂詩集。其題曼殊幼年照片一詩云：『正朔天南奉盛明，孤忠唯有鄭延平。百年又見田中嫗，一樣寧馨裏錦綳。』可惜此張曼殊的幼年照片，現在已經失去了。曼殊死後，佩忍為經理葬事，并撰有為曼殊大師建塔院疏。最近他曾寫了兩封很長的通信，於曼殊身世及葬地都有極好的材料。他又講，要為曼殊葬事經過撰一記事文。倘能讀

到後，我們對於曼殊死後的葬事問題當可明瞭些。他又因為欽仰大師者便於到西湖謁訪墓塔的緣故，畫了一幅「曼殊墓地圖」，此圖及通訊兩封均搜入蘇曼殊年譜及其他內。

為曼殊墓撰塔銘的，即當時同居藏書樓的諸貞壯。諸名宗元，號真長，浙江紹興人。

鄧秋枚名實，廣東順德人，主辦國粹學報，及國學保存會藏書樓。在蔡哲夫編印的曼殊上人墨妙畫冊上，有許多是秋枚的題識。沈尹默曾謂其字頗整瘦似學歐陽體者。他與柳無忌信上曾講：『蓋曼殊工畫而不能題，遂由弟代書。』

蔡哲夫名守，字守一，號寒瓊，別號蔡八，廣東順德人。哲夫後為曼殊輯印遺畫。搜集甚富。畫中題跋有哲夫所書字頗多。此中的「傾城大家」，就是哲夫的夫人張傾城。在題識上哲夫曾有一段記初見曼殊事，頗有趣。為錄下：『乙巳之秋，著書被議，避地如孤山。一日，過靈隱巖前，見一祝髮少年，石欄危坐，內衣蠶織

貫頭，眉宇悲壯之氣逼人。余以爲必奇士，大不得已而爲之也。今讀斯圖，知曼殊是歲必客西湖；因語曼殊，遂知當日所見，固曼殊也。」哲夫所主編的天荒雜誌內，有精印珂羅版曼殊畫四幅，曼殊西裝照相一幀，傳一篇，并署「阿瑛」著的紅薇感舊錄一篇，小說落花夢美人香草二篇。此「阿瑛」疑卽曼殊。此外尙有曼殊（署名雪蜨）韻的日裝「美人調箏圖」一幅，圖上題錄的詩詞，及鄧秋枚寫的曼殊畫跋一則，是爲了哲夫的介紹，曼殊認識了英領事佛來蕉 M. J. B. Fletcher 佛氏與曼殊交誼詳後。

曼殊識哲夫在此後二載，卽民國紀元前三年。惟哲夫與高天梅，高吹萬諸人，都是國學保存會會員，故均附此。

天梅名旭，號鈍劍，又號劍公，江蘇金山人。吹萬名燮，號時若，又號黃天，是天梅的叔父。二人都有詩送給曼殊。天梅有題曼殊所著法顯佛國記，惠生使西域記地名今釋及旅程圖七古一首，見南社叢刻。天梅所著

願無盡廬詩話中亦曾論及曼殊詩句。吹萬有與曼殊上人書，亦見南社叢刻。

上海太平洋報時代的朋友

柳亞子——胡寄塵

朱少屏——葉楚傖

費天健——姚鶴雛

息

這一個時期，曼殊的朋友也很多。當時太平洋報在上海印行，總經理是朱少屏，總編輯是葉楚傖，文藝編輯是柳亞子，後來亞子以事離滬，由胡寄塵繼續編輯。曼殊稿件，散見在該報者極多，有詩文書札；但最緊要的爲假名飛錫的潮音跋，和小說斷鴻零雁記。

亞子名棄疾，號安如，江蘇吳江人。在他的上海寓廬內，曼殊曾同朱少屏居住多時。他們分散後，曼殊與亞子時有音信來往，這些都保存着，成了曼殊燕子龕書

札的大部分。曼殊死後，亞子將他的遺詩搜集選印，成燕子龕遺詩一冊，并撰有蘇玄瑛傳一篇。此書爲以後各家刊印曼殊遺詩的祖本，與蔡哲夫輯印的曼殊遺畫，同爲介紹曼殊作品重要的部份。他所撰的傳亦爲供給曼殊身世資料的最先一篇；不過寫時憑了一種友人的傳說，有數處不免疏略誤謬。他在蘇曼殊年譜後序中，首數句自己講着：『曼殊既歿，余爲錄其遺事，成蘇玄瑛傳一首；顧疏略殊甚，……紙繆百出』因此於他提出了飛錫的潮音跋，證明曼殊爲完全的日本血統後，他又作一篇較可詳信的蘇玄瑛新傳，此外于曼殊的詩，文，畫跋，及斷鴻零雁記，絳紗記，他均寫有考證研究。亞子現正在編輯蘇曼殊全集，廣搜曼殊作品，將來此集出版後，可爲曼殊遺稿的定本了。亞子與曼殊的關係，生前固極深厚；但最緊要的，却在曼殊死後遺稿的流行，作品的考證，身世的闡明。

胡寄塵名懷琛，安徽涇縣人。他曾把斷鴻零雁記原稿，交書局刊行單行本出版，使曼殊的傑著能藉以流行。

在他的斷鴻零雁記中，他講：『斷鴻零雁記稿，前數頁係從日報剪下黏貼于簿上者。其後爲曼殊親筆所書，字極秀娟，惜被排字人油墨所污，殊屬可惜。余藏之數年，兩次謀爲刊行，均不果。直至前年，始得如願印行。然原稿係未完之稿，發刊單行本似不相宜，不得已，余於其末略加若干字，似未完似已完而了結之；此非余好事，實無可如何也。』沒有他，我們或者很難有讀此書的機會了。寄塵又把曼殊的慘世界，交書局重刊流行，他是介紹曼殊小說的第一人。

朱少屏名葆康，江蘇上海人。他有與曼殊同攝的照片數張，在曼殊信札中亦時提及。曼殊死前，他到廣慈醫院探望過幾次。曼殊曾畫有團扇一幅贈他。

葉楚傖名葉，號小鳳，江蘇吳縣人。曼殊替他畫過「分隄弔夢圖」，詩集中亦有南樓寺懷法忍葉葉一首。

費天健名公直，號一瓢，江蘇吳江人。他和曼殊係從前認識的（大概在日本時）；此時在上海重遇。曼殊把從印度帶來的藤杖一枝贈他，他有曼殊上人贈印度藤杖

歌。曼殊曾有用毛筆寫的英文拜輪哀希臘原詩一幅，送與天健，天健爲裱成立軸。我們曾有借印之約，現因交通阻隔，未能到手爲恨。

此外有姚鵠雛，名錫鈞，號雄伯，江蘇松江人，送曼殊的詩甚多。他又是曼殊吃花酒的朋友。他做的小說恨海孤舟記內，有一點關於曼殊吃花酒的事情；曼殊的假名是「秦佛院」。此書無單行本，僅登載文明書局出版小說畫報內。還有李息霜，名凡，號叔同，出家後法號弘一，直隸天津人；林一厂，名百舉，廣東梅縣人；胡朴安，名韞玉，號頌民，安徽涇縣人；桐天遂，名壽頤，號次儼，江蘇崑山人。這些都是曼殊一九一二年在太平洋報社的同事。

(9) 安慶高等學堂時代的朋友

鄭桐蓀——沈燕謀

程演生——易白沙

曼殊到安慶教書，在民國元年冬天，到民國二年夏天中間。此時主持高等學堂的就是陳仲甫，同事中關係最深的，有鄭桐蓀，沈燕謀。

桐蓀名之蕃，江蘇吳江人，曼殊曾到過他家三次。曼殊有幾封給他的書信，現保存在燕子龕書札內。與柳亞子函中，曼殊亦時時道及桐蓀，信中所講的舜湖，紅梨，就是桐蓀的家鄉盛澤，在那裏曼殊并會同沈燕謀翻譯過一部字典，疑即在民國雜誌六期上所載的羅鳳曼殊同譯的粵英辭典。安慶高等學堂的生活，曼殊信札中有數處均講及，現錄下一段：「抵皖百無聊賴，無書可讀，無花可觀；日與桐兄劇譚斗室之中，或至小蓬萊吃燒賣三四隻，然總不如小花園之八寶飯也。」在桐蓀與柳無忌信中，亦寫有下面這一段：「我們在安慶，每天上小蓬萊吃點心，或吃飯，這也都是他的主動。現在回想當時的每天「上蓬萊」亂談古今，覺得生平快樂，莫過於此；而一念及故人黃土，則又不覺悲從中來，不能自慰。」這就是他們在安慶時的一段交誼了。在當時曼殊曾

與桐蓀，燕謀，仲甫等合攝小影數張，現桐蓀家中尚有保存着。後來曼殊臥病廣慈醫院，桐蓀曾同朱少屏去看過他一次。曼殊還對他講：『前幾天幾乎要死，現在已經出險，以後我的雪茄烟及糖，不能再亂吃了。』然而曼殊終於不能出險，却遂因此離世奄化了！今年我們研究曼殊身世時，除了在蘇曼殊年譜及其他上刊出的一篇鄭桐蓀論曼殊生活函，頗有精銳的斷論外；在他別的一封信中，他有關於曼殊血統的幾句：『潮音跋考證兩篇，均已讀悉。我對於曼殊的血統，亦向有疑心，不過因為沒有聽見過他的老朋友說到此節，（我以為他的老朋友自應知道他的底裏……）故遂不敢疑下去。』這樣，可見桐蓀對於曼殊的血統問題，亦已早經疑心及了。曼殊在桐蓀家中曾畫有扇面數幅，惜一時未能尋出。

燕謀名一梅，江蘇南通人。曼殊在燕子龕隨筆及信札中，常常提起他，稱他作燕君。曼殊與他交誼亦甚深厚，在寓滬上第一行臺時他們是吃花酒的朋友。

西泠異簡記作者的程演生，別號寂寞程生，安慶人，

大約亦是曼殊在安慶時的朋友。曼殊曾贈他「江湖獨釣一漁翁圖」，鈐并印章一顆，刊有「二古軒主人」五字。現在此圖藏在滬上某家，印章與裱好的幾封曼殊手札，又都帶在演生旅法行程中，一時都不能取得借印，頗可惜。

住安慶的朋友，尚有易白沙，湖南人。據鄭桐蓀與柳無忌信：『我們同離安慶那一天，易白沙（易寅村培基之弟，在粵蹈海而死）強勸其作畫。』

（10）日本民國雜誌時代的朋友

東辟——田梓琴

邵元冲——鄧孟碩

戴季陶

一九一四年（民國三年）的時候，曼殊在日本，恰值民國雜誌社成立的時期。曼殊常和社中人來往，所撰燕子龕隨筆，及小說天涯紅淚記，都署名「三郎」，（在民國雜誌上的「三郎」是曼殊，在太平洋報上的「

三郎」却是余天遂而非曼殊。在民國雜誌上發表。

社中主幹，假名叫東辟，和曼殊很熟，所以漢英三昧集就以東辟爲發行人。不過東辟的真姓名是誰，我們此時還沒有知道。

此外的社員，如田梓琴，邵元冲，鄧孟頌，戴季陶等，都和曼殊相熟。

梓琴名桐，在民國雜誌上的假名是玄玄，湖北蘄水人。曼殊曾有憩平原別邸贈玄玄一詩，詩云：『狂歌走馬遍天涯，斗酒黃鸝處士家。逢君別有傷心在，且看寒梅未落花。』

元冲名庸舒，在民國雜誌上的假名是玄中，浙江紹興人。梓琴和元冲都有贈曼殊及和曼殊同遊的詩。

孟頌名家彥，廣西桂林人。曼殊與元冲孟頌通信頗多，有送鄧邵二君序，是爲孟頌元冲做的。

季陶名傳賢，號天仇，浙江湖州人。

此外，還有手寫曼殊上人詩稿的沈尹默，原名君默，浙江湖州人。曼殊有畫送給他，他亦時爲曼殊題畫。

馬小進，名駿聲，廣東新寧人。柳亞子蘇玄瑛傳的材料，就是他所供給的。

做悼曼殊新體詩的劉半農，名復，江蘇江陰人。最近他在語絲發表過曼殊給他的尺牘三通，并有追懷曼殊的舊詩二絕，題名「今朝」，自註：「理舊篋得遺簡，寫五十六字。」末二句有云：『賸得今朝一湖水，五更幽咽哭詩僧。』

還有江西人桂念祖，名伯華，是研究佛學的。他曾爲曼殊署名于梵書摩多體文。潮音跋上講他同曼殊，仲甫，太炎諸人，有議建梵文書藏之舉。曼殊在燕子龕書札中亦曾提及他。這幾人全是曼殊的朋友，因爲排不出時代，暫附在此處。

來函照登

作人先生大鑒、林與先生、本不相知、素昧平生、惟林宣布崔氏事、獨先生不加明察、屢屢關懷、今讀語絲第一二四期、有葉正亞女士之信、並有先生按語、都提及鄙人名字、小子何幸、得大文豪、屢加賞識、則先生主張「愛不加害」、竟成澈底了解、一素不相知之人